

前线文艺丛书

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

政治部宣传部编



炮火响过牡丹红

PAOHUO XIANG GUO MUDAN H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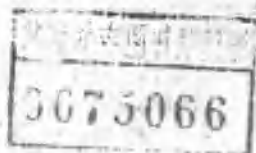
125
L6



前线文艺丛书

炮火响过牡丹红

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GJ009660

前线文艺丛书

炮火响过牡丹红

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

江苏省新华书店业经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1/4 字数 68,000
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九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印数 1—20,000

目 录

忆万源保卫战	許世友 (1)
智取周家小圩	桂俊亭 (7)
山林別墅和辣椒米飯	张 藩 (13)
征途經故乡	余光茂 (19)
苦斗四十天	朱全林 (24)
冲破日寇“鉄壁合围”	曾旭庆 (54)
“見习勤务兵”	夏汉松 (65)
只身闖敌陣，活捉王鉄相	单文忠 (75)
十三棵枣树	子 景 (84)
炮火响过牡丹紅	孙繼先 (91)
証券大楼的战斗	刘德胜 (103)
飘海归队	許金友 (113)
东冲半島对空战	王金来 (118)
海上实弹射击	林有义 (124)
編后記	(131)

忆万源保卫战

許世友

1933年春夏的万源战役，是紅四方西軍在四川最大的恶战，它关系全軍的安危。当时我軍被围困在川北，前面受到刘湘策动的四川六路軍閥二百四十个团的猛攻；背后，蒋介石、胡宗南在汉中集結了重兵，坐山看虎斗，企图乘机消灭我軍。这一仗敌人使用兵力多，野心大，从栽秧以前打起，一直到割了稻，在寬广数百里的战綫上，足足撕杀了四个月。

当时，我和师政委陈海松同志帶着紅九軍二十五师，奉命坚守万源城正面的大面山，抗击刘湘的主力。大面山是万源的重要屏障，为全綫的重点，越过这一千多公尺的大山，就可直下万源。刘湘用在大面山三十华里正面的兵力，先后达九十个团；其中包括刘湘的嫡系部队，那是川軍中配备最精良的，不但有重机枪、迫击炮，还有在当时来說是新式的武器輕机枪和山炮，甚至經常出动飞机轰炸助战。川軍善于爬山，能够反复冲锋，尤其因为兵多，軍閥不惜用人海战术，一冲锋就是整个团，一个团上

不来两个团，两个还不行就四个团、八个团，黑压压的漫山遍野，齐声嘶叫壮胆：“擒活的！”“擒活的！”声震山岳，气势满能吓人。

可是我軍同样是主力，兵員充足，編制正規，装备也相当好。指揮所有无綫电随时可向总指揮部請示报告，师、团、营和前哨連都有电话，連里的輕机枪，是四次“围剿”时繳的最新的美国61式輕机更好。二十五师全部虽只有七十三、七十四、七十五三个团，也有一万多人。当然，敌人兵力数十倍于我，但我們是紅軍，指战員都是得了土地利益的农民，打仗从来是“活不繳枪、死不丢尸”；干部都是战士出身，和部队同甘共苦，更能在最危险的情况下毫不变色，视死如归。部队体力也强，新兵入伍常要經過“考”，要能爬二三十里的山不怎样喘气劳累才录用。所以部队一天跑百里很輕松，四川兵素称会爬山，却爬不过我們。

就是这样两支軍队，展开了殊死战。

我当时是副軍长兼二十五师师长，师的指揮部在千把公尺高的一个山頂上。四川的山，很多山頂平坦，有水田，人家，树林竹园，山下倒是荒草乱石。我們从望远鏡中看去，山坡上，山谷里，到处是敌人，就象数不清的狼群，往我們山上扑来。快到我們的前沿陣地了，我們火力展开，敌人紛紛倒下；但后面的还是涌上来，竟冲到我們的

盖沟边上。这时，只見我們的战士一个个从工事里跳出来，阳光下，大刀、长矛閃着銀光，杀奔敌人。老远望去，又見紅花花地，也分不清是枪纓、刀布、还是鮮血。川軍架不住，向后潰退；但軍閥立刻增兵再压上来。这样反复冲鋒，一个上午就会有五六次，七八次。那时，我們指揮員的紧张激动，不下于血战着的战士。眼看着熟悉的战士、干部在肉搏中倒下，眼看着敌人冲上盖沟，占領前哨陣地，指揮員的心真象火烧一般。我們过去都当过兵用过机枪，恨不得亲自杀下去。这时，营里、团里又十万火急地打电话来要求准許使用預备队。指揮員紅着眼喊一句“出击”是容易的。但是我們要向全师以至全局負責，不能不竭力克制，再三告訴自己“要冷靜，要持久，要忍耐！”“首先要和敌人斗智！”有时真把牙齿也咬酥了，把拳头也握紧了。

我們的战士多么可爱哪！一个頂十个，左砍右刺，到底把敌人反了下去。于是，又是拉鋸式的爭夺冲杀，直打到下午，十多次冲鋒打退了，冲上来的敌军真正是筋疲力尽象醉汉一般了。这时我們就跑近前綫經過細心观察研究，敌人确是沒有別的花招了，我們把預备队放出去，狠狠地杀他一陣这一天方算結束。我們的战士經常把敌人打得手忙脚乱，有时打得他們来不及撤下去，便在山腰里拼死反抗，战斗直打到深夜，天昏地黑，光光閃閃，山谷里枪声噗噗地就象煮开了粥鍋。也有些日子情况实在危

急，我們軍、師干部，也帶了敢死營出擊。輪到我們自己來斗一斗勇，能親手為烈士報仇，那是最痛快的时候了！我們那時都是二十來歲的人，帶着沖鋒機槍、大刀（那時叫鬼頭刀），向敵人猛砍，敵人拚命奔逃，有時頭也落下了，人還能連跑好幾步。

西天晚霞血樣紅，山坡上的血泊里，敵人常常遺尸數百，甚至上千，部隊來不及掩埋敵尸，只能用土堆在尸首兩側和上面，當作臨時工事；一方面就趕緊把白天來不及運送的傷員抬走。負傷同志較多的時候，各級指揮員都參加抬運。那時我們的心情又沉痛、又激昂，更狠地打擊敵人的計劃就在腦子里跳出來。緊接着並不是休息，而是通宵的研究，等到派出去偵察和夜襲的同志帶回了情報和俘虜，我們甚至把敵人明天幾點鐘攻擊也弄明白了，這時天也亮了，我們才揉揉眼睛，在棚子里倒一倒，但很快戰鬥又象火山爆發，我們就又跳起來作戰了。戰鬥中，總指揮徐向前同志，也來大面山視察。我們的戰鬥作風和戰術，都是從這些首長那里學來的，黨使我們這樣的青年農民成了指揮員。

在那些惡戰的日子里，川北人民給了我們不少支援，保證了我們堅持長期的守備。起初我們蘇區自己有貨幣（銀洋、布鈔票），飯、肉便宜，部隊起初供給相當好。後來打久了，糧食恐慌，我們只好殺馬充飢，萬源人民便把仅

有的口糧送上山來。

戰爭久了，我們逐漸缺少兵員，但我們始終沒有換防，全靠人民自動參軍補充。他們敲鑼打鼓，張着紅旗，大隊而來，我們高興得只想大聲歡呼。這些新戰士簡直用不着訓練來到第一天就能上火綫。

戰爭久了，我們進一步掌握了敵人的規律。敵人的戰術幾乎始終不變，我們却發展了。我們用小部隊疲困敵人，慢慢地放他到陣地前，用近戰消滅他。我們的蓋溝和掩體積土好幾尺厚，炮彈打不透，敵人的飛機命中率很差，也殺傷不了我們。我們的彈藥盡了，可到敵人遺尸中去取，从不感到缺乏。尤其是，我們貫徹了積極防禦的精神，經常夜襲。我們軍的右側友鄰是紅卅軍，他們的二六五團曾因為夜襲中一次歼敵一個旅獲得“夜老虎團”的稱號。我們向他們學習，每當對面敵人山頭上萬點燈火，這些一支煙槍、一支步槍的“雙槍兵”——川軍正在吞雲吐霧的時候，我們便掌握着敵人的規律束裝出發了。每個同志事先都在屋裡大跳特跳，跳得身上背的大刀、榴彈等一點震響也沒有，馬蹄上也包了棉花布頭，便能象神兵天降一樣殺進敵營。

在四個月裡，敵人每天進攻，還先後發動了六次大攻勢。大攻勢時，有時竟一綫展開十多個團，密如蜂蟻，最多的一天，敵人傷亡上萬。就在大面山前，先後共殺傷敵

人二十万。

最后，我军全线胜利出击，敌人二百四十多团全被击溃或歼灭。我军乘胜收复十多个县城。

但是，军阀部队上百万的无辜士兵伤亡了，白骨如山，血流成河！尤其因为“大兵之后必有大疫”，恰逢炎夏，尸臭熏蒸，附近三十里内的老百姓几乎全部死于瘟疫。这是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罪行，二十五年后回想起来，我还不能不感到愤怒。

智取周家小圩

桂 俊 亭

1933年，是个大旱年。

这年夏天的太阳格外毒热，接连好几个月没有落过一滴雨。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店门口一带，方圆几十里内，井干涸了，塘底裂缝朝天，周围的一切好像罩在一个无边的大蒸笼里。秧苗被太阳烤焦了，旱粮也安种不下去，就连那宅前屋后的几棵南瓜，也没见开花就枯萎了。饥饿、贫病象毒蛇的血口，每天不知夺走了多少条穷人的生命，活着的农民多以草根、野菜、观音土度命，有的人在田野里挖草根，挖着挖着就无力地倒下去，再也爬不起来。而那些地主老爷却安逸地龟缩在自己的圩子里，吃着从农民手中抢去的多年陈米、腊肉，还雇了一帮打手作为保镖。最狠毒的是，地主们乘农民荒年之危，以少量的仓底霉粮，“放帐”给农民，以夺取大量的土地，逼得广大贫苦农民走投无路，……。

“穷人要活命，只有闹革命”这里的农民在大别山区红色风暴的影响下，在共产党的指导下，秘密地成立了农

会，組織了赤卫队。我們那个乡的赤卫队，一共有五六十人，由我当队长，隶属于皖西北游击师孙仲德司令指揮，具体任务是配合主力紅軍，在肥西毛龙庄、缺牙山一带，声东击西，牵制白匪，打击当地反动豪紳、地主等。

白匪十一路軍和伪安徽省保八团，得知这块地方也紅了起来，便疯狂地对革命农民展开大規模的血腥鎮压。土豪劣紳凶焰尤高，他們組織了“挨戶团”，到处逼租、逼債、杀人、放火，“团长”骑着白馬，后面跟着团勇，他指到那里，那里就鸡犬不宁。

这年冬天，雨雪封門，穷人的日子更难熬下去了。为打下豪紳地主的囂张气焰，夺回被他們搶去的粮食，赤卫队决定行动起来，大家开了个秘密會議，选定以肥西“八大家”地主之一的周小圩子为攻打对象。对于如何打法，也作了討論。原定旧历年前动手，后据內綫报告这家地主早有戒备，所以延迟了几天。

1934年旧历正月初三拂晓，风沒停雪却住了，周家小圩前門的開關地上复盖着厚厚的白雪，天空是阴沉沉的、低低的；环绕圩子的灰黑色的围墙和更楼，也显得比平常高了。围墙外是水沟，沟里的水結成了薄冰，只有一条路从正南直通寨門；用鉄皮包的两扇厚实的寨門紧閉着，就是十几个人抱着木头用力撞，也不一定能撞开。門楼和更楼的壁上挖有一排排枪眼，象无数窺視四周的賊眼，

白天，寨門口還有站崗的家丁，見了旁人兩眼一翻，簡直象要把旁人一口吞下去似的。

這時，圩里的人還在夢鄉里，我們五個農民裝束的赤衛隊員來到寨門口等着天亮進去。有兩個隊員挎着籃子，籃里是兩只老母雞，我和另外兩個隊員手里拎着手巾包，包着十幾個熟雞蛋，外人看起來真象是趕早來給大地主周紀有“拜年”的。

俗語說：“霜後暖，雪後寒”，這天的早晨真冷，陣陣的寒風迎面逼來。我們站在凜冽的北風中，咬着牙，跺着腳，焦急地等待着。

忽然，寨門啟開一條縫，周家的幫工（我們的內綫）周老姑娘探出頭來悄悄地說：“快進來吧！”我們很敏捷地閃進門里，抽出籃子里稻草蓋着的卜壳槍，五個人身子一縱，幾步就竄上了寨門的門樓。門樓上睡的两个家丁，一個披着衣服正下床，一個躺在床上吸旱烟，一看我們突然撞進去，大吃一驚地跳起來，伸手到枕头底下要去摸槍。我們搶上去用駁壳槍抵着他們的腦袋厲聲地說：“不要動！我們是赤衛隊。”這兩個該死的家伙，一听“赤衛隊”三个字，吓得軟癱在床上，連聲求饒。我從枕头邊抽出兩支短槍，叫隊員把這兩個“看家狗”押下樓去。

寨門大開着，等在圩子東邊山包旁的五六百群眾在主力部隊一個連的掩護下，由赤衛隊員帶領着拥進來。

走在前头的群众和周家的佃戶們帶着扁担、布袋，鴉雀无声很有秩序的向寨門涌來。我把押着的两个“看家狗”交給后来的两个隊員，就帶着原来的伙伴向圩子拐角的更樓奔去。

更樓的門虛掩着，从屋里傳出呼呼的鼾聲，我們輕輕推門進去，睡在樓下的两名家丁还在打呼嚕哩，牆角里靠着两根土槍，我們順手把土槍拿過來沒去驚動他，留下三个隊員守在樓下，听樓上的動靜，一齐動手。我和另一个隊員登上樓梯，發現樓上也睡着两个家丁，两条七九步槍靠在床边，床头橫躺着几个酒瓶。我們走上去把被子猛一掀：“快起來！”緊跟着樓下也在喊：“起來。”两个酒鬼吓的从床上一骨鯁坐起來，楞頭楞腦的。我逼近一步，用手槍一指：“給我滾下來！”他們才慌慌張張地披衣下床。一个家伙大概是吓昏了，一脚踏在酒瓶上“轟隆”一聲，跌了个“嘴啃泥”，好大一会才爬起來跪在地上，吓的牙齒格格發响，直嚷着：“弟……弟兄們……饒命……”。“誰是你的弟兄，看清楚，我們是紅軍，快穿衣服下樓！”两个酒鬼踉踉蹌蹌地下了樓。我們帶着繳獲的四支長槍，押着四个家丁向里院走去。

沿路要道我們都布置了人把守。地主的正屋外面擠滿了群众。我進屋一看，周家的女人和孩子站在一邊，男人站在一邊，几个隊員在这里監視着。但是，却沒有發現

周紀有。我便帶着其余的二十九个隊員隨同主力直奔后院，群眾也跟了進來。

圩子的最后面是个大更樓，周紀有帶了几个家丁躲在上面。更樓的門緊閉着，四壁很厚，一个个枪眼都伸出了枪管，估計硬打要付出很大的代價。为了不使群眾受損失，我們就逼着周紀有的兒子向更樓連續喊話，要他投降，誰知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，真是“不見棺材心不死”，拖延時間不肯放下武器。我看喊話無效，就根據主力連長的意見，派隊員繞道運上去一大堆稻草和木柴，把更樓的下半截圍的密密實實，只在門前留一條通路，準備“火攻”。

“周紀有快滾下來！”

“再不繳槍，放火燒死你們！”……

群眾的聲音象狂風、象巨浪，撞擊着更樓，震撼着大地。

更樓里的家丁一看苗頭不對，就把七九步槍、駁壳槍、土槍從上面“劈里啪啦”地擲下來。周紀有眼看看再拖就要送命，也乖乖地出來俯首就擒了。

倉庫的門打開了，里面堆積着十年前的大米，十五年前的燒酒和三年前的咸肉。這些從人民嘴上搶去的东西，應該仍然還給人民。分糧委員會把大米作了合理的分配：首先是烈軍屬和被白匪軍抄家的，其次是一般的赤貧戶和周家圩附近的貧苦群眾。

晨雾慢慢地散开了，太阳的光芒投射在雪野上，我們赤卫队和主力連，又掩护着群众，挑着籬筐，背着布袋，迎着太阳，浩浩蕩蕩地离开了周家圩。

山林別墅和辣椒米飯

張 藩

經歷了國民黨的五次圍剿，我們湘、鄂、贛邊區的大塊蘇區，被壓縮到黃金洞一帶的山里。黃金洞是橫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的一座大山，因為山里有四十八塊小平原，人們稱之為四十八洞。本來這些“洞”里有富饒的土地和稠密的村莊。但，到1933年，國民黨為了徹底消滅我們，對這一帶的人民施行了最毒辣的三光政策，這兒的男女老幼，不是被殺掉，就是被拉走，東西全部被搶光，連地里種的莊稼也都被破壞光；房子和一切拿不走的物件被燒光。這一來，我們的紅區，實際上成了一種真空狀態。

為了領導各級黨、政、群組織及游擊武裝和敵人堅持鬥爭，縣委以上的各級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十六師，就不得不在这杳無人迹的深山密林中堅持。本來國民黨以為我們在這兒呆不了幾天，天長日久，不凍死也得餓死。然而，我們却依靠全黨全軍的上下團結和堅韌不拔的毅力，克服了種種看來是不可克服的困難，和敵人堅持鬥爭了三年之久。

• 43 •